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一回 恨海難填病中尋往跡

看官，不瞞你說，我現在病到這般地步，我是搥定厭世主義，不想活在世上的人了。我的腦筋一轉，我就看見我那最心愛最知己的意中人，一張鵝蛋臉兒，兩道高高的眉毛，一雙秋水盈盈的媚眼，一張櫻桃小口，兩邊頰上還有兩個酒渦兒，立在我的面前。忽嗔忽喜，忽笑忽悲，弄得我神魂顛倒，盡日昏昏的，如醉夢一般。咳！我這最心愛最知己的意中人，我與他只要有一夕之緣，一宵之愛，我這時還可以見他一面，我也不至於病到這般地步。否則，或是他除了我之外，心上另外還有一個人兒，我這時就不能見他的面，我也不至於病到這般地步。又否則，我除了他之外，我心上也另外還有一個人兒，我這時就不能見他的面，我也不至於病到這般地步。看官，可曉得我和我這意中人是被那個害的？咳！說起來也可憐，卻不想是被周朝的孟夫子害的。看官，孟夫子在生的時，到了現在已是兩千幾百年了，他如何能來害我？卻不想孟夫子當時曾說了幾句無情無理的話，傳留至今，他說：世界上男婚女嫁，都要憑著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否則，父母國人皆賤之！咦，他全不想男婚女嫁的事，在男女兩面都有自主之權，豈是父母媒妁所能強來干涉的？只要男女都循規蹈矩，一個願婚，一個願嫁，到了將婚將嫁的時候，都各人稟明了各人自己的父母，不要去幹那鑽穴逾牆的勾當罷了。如何為父母的可以一廂情願去撮合他？我真不解孟夫子這樣一個專講平權自由的人，如何一時心地糊塗，說出這幾句無情無理話來！自從有了孟夫子這幾句話，世界上一般好端端的男女，只為這件事被父母專制政體所壓伏，弄得一百個當中倒有九十九個成了怨偶。不論是男是女，因此送了性命到枉死城中去的，這兩千餘年以來，何止恒河沙數！只為是父母的權太重了，所以兩情不遂的，是氣死；兩情不遂，沒奈何去幹那鑽穴逾牆的勾當的，是羞死；兩情不遂，又被父母捉牢，配了一個情性不投、容貌不稱的人，勉強成了一對兒的，是個悶死。自古至今，死千死萬，害了多少男女？就是我與我那意中人，也是被孟夫子害的！咳，我若曉得現在文明國一般自由結婚的規矩，我與我那意中人不致受孟夫子的愚，被他害得這般地步了！如今男女兩字上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我一都嘗過。我只恨世界茫茫，真沒有什麼離恨天、眾香國是我意中人歸真的地方。不然，我這一縷精魂，早已離了軀殼，飛向不知什麼所在的地方去了。

看官，我被孟夫子害到這般地步，我已做了厭世派一流人，我還有什麼絮絮叨叨向世人說個不了？只緣我那最心愛最知己的意中人，他卻是被我害的。倘然我果真病死了，沒有把我那意中人和我兩相愛戀、兩相乖違、可喜可愕、可歌可泣的情節，自始至終一一的傳寫出來，留在世上做個記念，實在對我那意中人不起。所以，我雖然是個索索無真氣的人，我仍要少緩須臾毋死，待我從頭至尾說出來給世人聽聽。這叫做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

我究竟是何等樣人呢？我祖籍乃是浙江杭州，姓秦。父親名叫秦遠，表字邈齋，自幼隨著我祖父宦游湖北。後來，我祖父去世了，就流寓在湖北地方，靠著祖父遺下來數千金宦囊，在漢口大夾街上開設一個綢緞舖子，將就度日。

我父親因為讀書是家傳的衣鉢，所以自幼便讀得滿腹才華，文章詩賦件件俱精。每逢歲科兩試，回到杭州去應考，都是考列優等。但是文運太遲，到了四十一歲上方連捷，成了進士。其時我已經十四歲了。我的母親姓李，也是湖北宦門之女，自從進了我家門之後，只生我弟兄兩人。一個是我哥子，名如玉，字溫如，到了十五歲上，我父親就把他送到杭州去讀書去了。我名如華，字鏡如。聞得我母親說，那年我出世的時候，我父親正要去應鄉試，特取芙蓉鏡下及第的意思，將我取這名字的。

我幼時，是父親自己教我讀書，到了十一歲上，就把我送在比鄰一個胡公館裡附讀，說那先生是個八股名家，著實通的。我當時進了學堂之後，就看見學堂裡面有個嬌小玲瓏的女學生。我那時還是個小孩子，不曉得什麼愛情不愛情，然而心下卻十二分愛慕他，說不來其中所以然的道理。有時我為了他被先生責打了，我也沒有絲毫怨悔；有時他為了我被先生責打了，我便著實過意不去，恨不得替他代受些苦痛，我才心安。那時，學堂裡的同窗共有八九個人，只有他和我兩人最是要好，常時背著同窗，背著先生，兩個人什麼都玩耍出來。

我還記得那年冬月裡，我將他按在玻璃窗外梅花樹底下，伸手向他身上亂掐亂摸。他只是朝著我笑，並不舉手抗拒。後來被我搔著他的癢處了，他笑得喘氣不來。那時我的臉貼准朝著他的臉，見他那一種嫵媚的樣子，又是愛他，又是憐他，當下就用雙手捧著他的臉，對著他櫻桃小口上一連接了好幾個吻，才把他放了起來。我與他如此的相親相愛，足足的首尾三年，真個是「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」。所以，我為了他，除了身體不快的日子，我並沒有逃過一天學。他時常對著我說：「我們兩個人打伙在這學堂裡讀一輩子的書，豈不是好？」我聽了他的話，我心下也是這樣想。

誰知老天不從人願。那年我十三歲，他也是十三歲。他的父親不知為了什麼事情，到了八月初旬，忽然把他喚出學堂，全家過江搬到武昌城裡去住了。其時我心下很是捨不得他，然而實在沒有法子可以挽留。待他去後，我心上便覺得是掉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，莫說書懶意讀，就是茶飯也懶意吃。我母親還說我生了什麼病了，給我請了醫生來看了兩次。最可笑的，我那時真真是個孩子家，與他同學了三年，並沒有問起他的家世，也不曉得他父親是什麼一流人，只曉得他是姓顧，小名叫作幼芬。所以自從他移居武昌城裡以後，就無從探聽他的下落。只是時常一個人癡心妄想，要想背著父母到武昌去尋他。後來因為我父親拘束得緊，沒奈何，只得把這尋他的念頭權時擱起了。咳，說也稀奇，我果然自從與幼芬分手以後，永生世不能見幼芬的面，豈不可從此斷了我的念頭！誰知造化小兒的意思真是不可測度。佛家常說是因果，我與幼芬這番遇合，還不過是初種下的因，若要曉得我們兩人所結的果，卻是還在後面。

看官，須要記明，這幼芬就是我所說的意中人。我自從與幼芬分手之後，我在那學堂裡匆匆過了一年，居然已是十四歲。豈知這年的夏間，我父親因為中了進士，還在京城殿試未歸。我母親忽然得了一個霍亂症，不滿三天就撒手歸西了。我當時見母親死了，只是一味啼哭，所有一應喪事，全靠我母舅李君實一人主張，就是我父親那裡，也是我母舅發電報去通知的。

後來到七月初旬，我父親方才回家。我父親到家之後，看見家下的情景，好生悽愴，便攜了我母親靈柩回到杭州，安葬在祖塋之側。然後再回湖北，將家中一切家務檢點了一番，拜托我母舅看管。又因為我哥子在學堂裡將次卒業了，就任憑他在杭州。只把我一人帶在身邊，由漢口乘了輪船到上海，又換了外海輪船到天津，乘了火車，進京供職。什麼叫作供職？原來我父親殿試之後，已點了主事簽分在刑部了，這時進京，就是到部當差，所以叫作供職。我還記得，我由漢口動身的時候，走過比鄰胡公館門口，想起幼芬從前與我相處的情形，不覺振觸於心，潸然欲涕。及至到京以後，方才漸漸忘懷。

我父親在京城租住的宅子，是在城外驢馬市大街果子巷羊肉衛衙。那房子是朝南的，一共是兩個五開間，三個三開間。進門時是三間門房。門房的左首就是三間的花廳。花廳對過有個月洞門，遮著一面當朝一品的屏風。轉過了屏風，是一所五開間的院子。院子左右兩個廂房，一邊是做了廚房，一邊是作為僕從們的臥室。左邊廂房的橫首，有一個牆門，走進牆門，便分作兩條路。一條是向北而行，走到盡頭，又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大院子。那院子前面有一帶迴廊。迴廊的南首，有一個小門，走過小門，就是前面那五開間的院子。一條是向東而行，彎彎曲曲，經過了一枝小橋，又繞過了一段假山，然後現出三間書室。那書室是朝北的，前面都是些長槐高柳，後面有幾株梅樹、幾株海棠。這書室冬夏皆宜，甚為雅致。這房子本來是一個放過學差的闕京官住的，我父親初進京的時候，因為與這位京官是個世交，所以就借住在書房之中，權當逆旅。豈知不滿兩月，這位京官又奉旨外放了。我父親一來因為這房子租價甚廉，二來因為房子是新裱糊的，景致又很覺清雅，三來因為他處也找不出什麼合意的房子，所以就不謀遷徙，一徑攜了我從書室搬到正廳五開間內住下。只有一個名叫王升的管家睡在門房裡看門，其餘房子都空了起來。門口貼上了招租條子，準備租與別人。

誰知一住半年，所有來看這房子的人，不是嫌租金太貴，就是嫌院子太寬，高不成，低不就。到了第二年三月初旬，才有一起

人來看中意了。先是管家們搬了進來，說他家主人也是個京職。過後才合家都進了房子，男女上下也有七八個人。當他搬進來的時候，我因為在外面學堂裡唸書，也沒有看見是些什麼人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有幾個老媽子從左角門出來，在我窗子外面經過，我還不去查他是些什麼人。

直至這天傍晚，我打從學堂裡回來，獨自一個子立在院子中間，忽聽得角門裡面有女郎笑語之聲。我回轉頭來看時，果然看見那假山後面垂柳陰中，彷彿有幾個婦女在那裡說話，但是被假山上的花木遮住了，急切辨不出他的容貌來。我就移步進了角門，走上那小橋定睛細看，只見有兩個女郎，都是著了湖色縹緲的薄棉小襖，一個背靠著假山，一個手扶著一株柳樹。旁邊還有個半老佳人，坐在石磴之上。這背靠假山的女郎，卻沒有看見他的面龐兒。只有那個手扶著柳樹的被我看得明明白白，是不肥不瘦的，一個鵝蛋臉兒，兩道高高的眉毛，一雙秋水盈盈的媚眼，一張櫻桃小口，兩邊頰上還有兩個酒渦兒。噫！這是個什麼人？這不是我最心愛最知己的意中人紉芬卻還是誰？我見了這人，我口中就不覺叫了一聲道：「啊呀！」

原來我立在這小橋之上，他們三個人都還沒有看見我，反至猛然聽見我叫喚的聲音，才大家回過頭來，怔怔的朝著我看。那個手扶柳樹的女郎更是一雙眼睛盯牢了我的身上，把我渾身上下仔細端詳。看了半天，似乎有要想開口動問又不便開口動問的意思。看到後來，那半老徐娘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，就站起身來，向我問道：「你是個什麼人？」誰知我與這女郎彼此已經看出了神，他問我一聲，我並沒有聽見。他見我是個聾子，他喉嚨就響起來了，又問道：「你是個什麼人？」不想我一時匆促，聽了這話竟對答不來，只得慌慌張張的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那半老佳人聽說，竟「嗤」的一聲笑了起來。